程氏墨苑

墨解一

夫默則不言、則不默墨者默也而天下之言不歸言則歸墨何與蓋天下之言有、待者有無待者爰自河馬呈圖之曰天帝兩粟之年言以不言實闢厥始點畫既立書契繁興蟲鳥分形籀篆異體言斯盛焉使必待言而言則天下

之爲言者寔矣爾其竹書木簡丹漆汗青心力彌勤資用恒苦能言之徒病之惟夫取材于方寸之閒舐拭于俄頃之際楮穎既具經緯畢章斂則有功大而可久則未有若子墨氏者也夫上溯羲軒下迄近代其爲歷數也夥矣內紀中土外暨譯寰其爲風物也殊矣麤舉有

形精入無朕其為情狀也情博矣玄符寶
籙之詮神經恠牒之秘野史稗官之載
金泥玉檢之文釋部道流之藏緣綸黼
黻之具夏華不能窮隸首不能算意所
弗授口所弗傳一切于墨焉是藉褚先
生不淂則束手而無所事事毛頴氏不
淂則掉頭而莫知所之若是而天下之

言安得不歸墨哉子墨氏方且立不教坐不議頹然無營闇然自得不競雌黃不爭蒼素希夷恬澹以默守吾太玄是言滿天下而不失吾默者也老氏之訓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易大傳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吾以是得墨之解

墨解二

或曰有形之物皆期于畫子墨氏德則至矣而壽不及研有諸曰不肰夫質非金石而歐以久存者惟墨而已余讀子墨世家其先為翟道矦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世載其德改封為即墨矦傳國旣久復遷于有松之墟為松滋矦已而追念鄒魯故都文獻所始徙歸嶧山之陽

為桐鄉侯歷數千百年而不失爵土享有令名非與時磨滅者矣墨氏蓋善晦善明善晦善麗善入晦故其神不馳明故其精不蝕麗故其宅不毀入故其質不渝學者載籍極慱曆象以降述作代興遞相隆殺子墨氏至今爛然在焉雖閻冊既塵而黝素無改此亦天下之至壽也

已且夫夏后氏之璜商癸之鼎周召父之彝夔首之鐘泗濱之磬可不謂至堅且貴者乎然而玉或以碎金或以銷石或以泐千載以後求所謂璜與鼎與彝與鐘與磬而不可得而所以使後之傳物君子知有所謂璜與鼎與彝與鐘與磬則子墨氏力也彼端溪之產銅雀之

遺孔石晉銀並稱貞固試與子墨氏譜其世系絜其修短不可同日而語審矣語有之死而不亡者壽其子墨氏之謂乎

萬曆甲辰閏九月豫章羅憲凱為友人程幼博撰并書

墨談

濟南臨邑邢侗著

方于魯墨擅名歙州當以色澤規橅取勝磨之若糍有香氣無墨氣所署非烟寥天一殊謬不然左司馬公差愧太玄氏董狐

三十年前墨止和劑成餅不施文采貴在草細煙真膠清杵到即無香料汪汪池腹間作清泠觀舐筆不膠入紙不暈令製一取古文奇字篆

籀填銘鼎欵饕餮神姓千態花木蟲魚刻象百
出妙翼化工即皮相之髹采可鑑掩表蠍裡無
益文苑有慚上玄
今三四十年故家所藏舊市墨翫之如枯松枝
畧無脟華磨之欝勃起藍烟不深黑和汁餘升
許都如止水豪耑滑脫落紙清潤惜不多得
羅文龍墨是豪滸中栝匠金相玉質水煤畫屬
上清高華鮮令別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難珊瑚

一笏之費價抵連城

僕十五年前于都下得一挺署記為辛亥政與我生之辰相值此三十八年間閲幾家梅月幽香廼落余手彈之鏗鏗作金石聲色理闇然鑽之彌堅即煩博浪一擊不能驟碎然亦不欲研磨寶若軀命再三十餘年擬作河間壙中殉不復令從世代間磨人

余姻家齊河尹大將軍一日談墨即從秘緘中

取一丸見遺謂為胡元時物兩首作銳重可三
兩醇黒無一字欵識苐絲絲起髮理太樸中㝡
含光㸌似北地松煤劑想易水耳孫流在中原
者差不失獮祖北法耶傾家婦清心玉瞡正何
必黛眉鈿額𨒂始為佳
吾鄉孟大中丞好蔵書墨一旦朝露便為里兒
攘取殆盡聞有一挺為新安朱紫陽先生欵是
趙宋時物不審作何色象計今不為邺舍女兒

畫眉則為塾師小童塗鴉千年尤物類至失職何但中郎竈下桐焦

見江南奉使大璫製進　御數墨多龍文采翠表冒黃金塗中用珠粉金泥龍腦麝臍色龔朝曦芬溢九竅如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之荷露清遠韵朝堂高貴不比寒松居士墨亦宜然

松江製墨挺作薄片多署龍香劑磨之汁清起重嵐不甚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韻太上重玄匪石而堅入水不漬着手不污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辟之飲河無不具足捺管蠅頭拓篆方丈利可截紙汁堪入木才也黒擬點漆翳若浮嵐澄乃秋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氤氲木石欝其爛熳韻也合此三者致足為墨卿解嘲乃知隃麋萊𠠸不減淩烟

墨欲至實〻則烟沉墨欲至虚虚則質清實實

虗虛既況復清是曰墨神

松煤不膚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闇然桐膏乃文士符采

研發墨猶之錐利木穴墨磨研猶之水滴石穿劉柔相制齒落舌存物亦尓尓墨月可盡一笏筆半之研可逮雲仍三者功力悉敵世間天壽不必程能課勞當自賦質有差

豨膏墨不知從何作始見令歙製墨銘云尓僕

不深知墨法第以臆測恐豨膏不能取汁清想以粬滕耳粬滕非墨所繇得貴也鹿角作膠從來稱尚何渠不辨此乃辨豨膏抑亦窐夫多於捕鹿人耶言之可資嗢噱

余托同年友巡江孫侍御為製數墨云是受方氏方畧磨之糊筆不堪作一字百計為墨原不可得貯之四年所卒無一當又從年友牛觀察得數挺愈益不任側理用然獨新樣可人不欲

棄置曰自失笑非真賞流

于魯墨滿天下聞亦骸走四夷想心手與世代低昂此猶末季烏衣中僑肹耶倘亦别有秘合獨為司馬公出一瓣香故司馬据實標目乎壯士局曲井蛙不免為墨氏司馬氏揶揄

筆附

頗憶李唐筆工用羲之法製數筦筆餉柳誠懸誠懸大恚謂不中揮染工人復依今製重鑲柳

乃大加稱賞遍為延譽工人夷然不屑遂用是
定右軍誠懸光價良工苦心亦大高識大較魏
晉閒布豪如鐵一味整健下此便恥隨指腕柔
調安得字裡銀鉤僕私自語世有辨筆人迺能
辨書談何容易

墨經

夫文字之始八卦也畫之奇偶有筆跡而無筆制有墨意而無墨質詩無所詩而和無所和至中古垂裳之治興而墨与俱焉墨者晦也以晦而明故玄德闡焉余于幼博伯兄所治墨而得之以堅者尚其實以色澤者尚其華以范蒟者

尚其馥以刻摩者尚其飾飾之鏤珠燁燁而光緣之丹雘灼灼而美此墨之兩甄者也制器尚象博稽品類為硯為萬為葵為尖為直方為紡曲雜出而不齊此墨之百挻者也然墨之始作者必先之烟烟不易成古之取烟者或以松枝今則煤賊之矣或以敗漆今則煤毒之

矣桐液興而松煤與眂漆膠故劑木而
梘之水梘水而實之沙沙置鐙焉草染
紫茜紫草而炷之染取其彩茜取其膩
上覆以琖琖遠鐙則烟散而溢鐙近琖
則煙樸而濁界高中度烟力乃勻點壇
之人燼火燼而候火候支鐙酌液一日
之力鐙不能以百計掃烟而收之不能

以銖兩計則以墨之計烟者研也火候有文武而爐烟有麤細始燃而力巨焰高其烟穠々者下也久之火力緩而烟裊々輕清上焉中也又久之火力益微烟而非煙氤氳繚繞收焉上也故烟有三品而和墨因之則以墨之別烟者銓也冬之日寒氣凝而烟聚夏之日燠氣

蒸而烟散故惟春穐之候為最良焉人不能往步離火〻不能頃刻損波〻不能絲毫離草故點烟之人穴薰而坐煬為鬼為魅黎黑滿體烟〻雜者惟雙雜則以煙之時與人者專也烟成矣而膠和焉烟以斤而膠以兩過則滯不及則散而一稟于中庸以時宜則燠之用

少寒之用多春穐膠焉以地宜則西北
風烈從燠用東南氣鬱從寒用中土之
間從春穐寒燠用代郡之用鹿角楚之
用麋角吳越之用魚膠廣之用牛革青貴
精且潔焉精則益瑜潔則損瑕膠貴實
而墨盛膠力久而墨堅膠清淨而墨純
惟純加精惟精故化、不可知力不可

監烟與膠之深相入而化相禪也烟膠合而搗地杵四之以萬數計舉其全也杵之而凝蒸之火蒸而後杵杵數杵數蒸計萬而半之不復能受杵矣火人膠人以寒燠盈以調息候杵人非強有力者莫任則煙與膠之用兼而操烟與膠之用者逐逐而便便也古之為墨者為釋

爲丸爲餅爲方胥形也乃今之有形則
肆兩間之能事竟千古之人文巧則偃
師斲則輪扁雕然則宋楮郢斤光耀物
采則懸藜結綠茅芳郁烈則蘇奇蘭麝
此墨之象物而取用者鮮也古之爲墨
者塗以金箔繼之畫繢刮摩之法未之
前聞也塗金廢而後畫繢畫繢廢而後

刮摩潤則玉光則鑑細膩而滑則軟膚至美漆而油煎〻而漆烟玄元若存霧氣綿〻緲令附古其法經前又墨之愈制而愈妍者也古之善墨者自奚氏父子而下可入水不壞收藏之法將馬用之然古人法〻闕文房事養券貴則縫緗重則豹囊置〻重箚環以熟艾甚則

置之爐炭灰隔以遠沾濕辟蠹蟲去膠氣益黝色是藏墨之道盡也得其善為藏者而後善為用收筆無挫頓楮無截鋒研無穴蹟字無凋落謂墨技乎哉而進于道者玄也幼博凡治墨經年而成成經年而後蓄蓄十年而後藏藏三十年而後傳傳百年而後用用百年而後

淂墨之全也吾不知其然而然也

萬曆辛丑竹醉日

程寰仲輔甫撰

秀州包衡彥平書

程君房墨苑贊

羲之筆經韋誕墨方惟精成癖千載不忘漢重渝麋月賜丞郎頤襠懷化盛傳汎陽誰其嗣之博物君房

辛丑八月中穐日郡人金忠士撰

墨賛

體曰象陰頁唯守黑動而樂水

言同題瑟凡民皆云廐君莫克翰

儒至章魚名大國古人法多造紅

今時嗟其指白油暈如雲書於箋

側癡匣見傳於許多寡袖入夢

手玉勤千載心志余為君房四海手澤無逾古歙

豫章朱多韡

墨貴 有序

程幼博氏口銜碧雞之辯手握雕龍之文英英朗照倜儻負羲少遊太學一朝名動公卿間後乃稍不偶謁接鴻臚非其好也無何羅歸復遘家難久之寃狀始白益斂其閎落精

瞻之才卓犖不群之氣游神玄默
託之手子墨氏見意處陳閱歷久
含章内蘊虛哉能守其黑矣以故
其制造精美殆駕超軼今上之近
代羅蘇而下所不復論然奪天地之
工窮人物之變猶奚稱霸其才者哉

讀所論著生平勞騷不平有足抱髀將消壯心棲餘年其在是乎詎曰以觀墨磨人也聊為賛而歸之贊曰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含陰也上清下濁造化判矣陽明陰晦

黑白分矣墨從黑制翰以墨形蘭天
之秘洩地之精作用宏矣
龍門山人宗應昌贊

墨贊

日與楮相麗而不渝者色也日與穎相濡而不渴者澤也日與石相攻擊而不訟者德也書斯之後有僊廞美者誰與素何言其舉一而廢百也有以也夫翟之道與其人朽矣而此獨

廣陵

不滅也

寶林頌起元

玄元靈氣墨贊

賀邦秋余象程巨源齋頭四方象
經之素品及墨品如良新都、
如良方博、如良此品成之良與巨
源為素讚之曰

玄無形元無名氣洞質靈生明
墨色之興新集大成曰純精精

壹九段一日寄多遠墨筆書曉款
橫幅未覓嗅花枝捉筆之法日先
倒射研池愚墨筆膽超花草助
之良為一快

滌亭祝世祿

程易疇墨贊

維墨之堅莫擬其質雅

墨之光黯如漆祖事既

在近以為出家甚極文藝表

鮮逮遠家萬丸傳傳之吾孫

中之晃三翔推掌仍如舊依
泉湧碑室一咲生字物修
象題

范野生士謨

墨贊

庭珪方造紋犀堅玉此沠来泯黝歙繼躅灑血剳心隃糜嗜酷碧松精含金壺光矚窮工極妙入浮提局化小道士頻来蹐跼黃金何物丸子寧贖我歎注易思濇如束願乞一丸以解桎梏

五鹿董復亨

墨苑讚

国元劉雲玄趾導濊園龍膏擣月 桂羅三寸搜百禩天孫借巧工倕竭制妖感君精謁帝韋誕顯蒙奚超未濟玄之玄進于技寸餘三千武昌市盛以豹囊更重筍世磨墨墨磨世

吴郡嚴澂

墨賛 有序

嘉靖甲子余受業北雍始進之日蓋與新都程幼博偕久之觧去丁卯春再入幼博亦以是日及秋九月卒業歷事司冠省中月餘幼博亦踵至西省如是不期而遇者三事亦奇矣自甲子至丁卯兩人日夕過從情逾兄弟詩文之暇見

幼博酷嗜古墨人有携晉唐以下遺墨
来售者即殘鈌過束又以重價購之余
詷幼博子有墨癖墨將磨子辛未余甫
釋褐入侍交戟時幼博尚困諸生留滯
京師余每休沐未嘗不過幼博否則以
巾車逆幼博爾汝交情無間疇曩及余
解組家食幼博尋官鴻臚而歸南北闕

越逾十餘載客自新都来者詒余嘉墨
已上署款君房余盖尒知君房爲方慒
别字也嘗聞鑒賞家言君房之墨妙絶
今古盖晋唐以下韋祖李潘諸公製法
悉取松煤質難潤膩輓近世易以桐煙
瀍漸良矣幼悟研精極慮務殫其技恍
惚有神人啟之俾用漆焉是以其法益

及光黝莫狀即墨苑中文人才士之所揚扢猶未足以盡其妙也自幼博之墨一出不脛而走四夷海内販夫賈豎莫不知君房姓字壬寅冬幼博從塞上還訪余草堂詒余墨數丸并所撰墨苑余縱觀之然後知今日攻墨之君房即當日嗜墨之幼博耳幼博别去余試其墨

諸品林質咸精而玄元靈氣幾于神化
意甚寶之若隋珠和璧不忍釋手爰作
短贊思托不朽自非死礫何以彰珠玉
之美乎贊曰
太極之精煙〻熅〻萌芽剖判宣洩人
文圖呈書現點畫始形編簡濡漆勒史
傳經器巧漸備蒙筆蔡紙體晦象陰墨

名始起漢重隃麋唐玠易水藝苑攸先
鼇甲莫以漳臺石墨上黨松煙張永遺
法潘谷真傳如犀之文如玉之堅仲將
一點書倍精研戒明良工競採桐液燃
煙和膠輕清無敵產于歙州傳來京邑
今足畀古名言嘖嘖猗歟幼博嗜墨殊
溪旁求載籍攷古證今既窮其法復會

其神用沭之妙肇自厥心淵然以潤黝然以黑色奪玄霜光逾蒼璧魚腹藏膏金壺歛汁蘭芬麝馥邀焉靡列厥質既精厥式更良上下兩閭週迴八荒畸形詭蹟模勒輝煌張華圖識齊諧未詳館閣鉅公山林秀士長篇短什標奇頌美如雲如霞如錦如綺自有書契莫之能

擬文章一事經國遠猷子墨客卿功難
與儔我
明文運㑹出千秋异哉程墨
展也匹休
聖主右文時御東觀親灑
署書日星同燦鴻臚近臣曾侍霄漢瑤
函寶笈允宜陳獻

趙鵬程汝圖父撰

墨贊

凝霜之白汝涅之而淄汝復何知青鐵之堅汝磨之而磷汝復何心誰能與汝格誰不藉汝德既欲歸儒何用逃墨

縣圃蕭雲舉書

程君房墨賛有序

余友人程鴻臚幼博先生幼好墨擅昌言之癖所蓺煙和膠𦙝廷珪之製不佞交幼博且久其製墨而遺不佞若效歲賦焉表囊如一絕類其為人玄德茂矣其同里人奇觚氏方甲貧而給事幼博幼博極憐愛之推食與

食解衣與衣己資墨業與業久之輸
攻悖德滋甚且以司馬引重横獵時
名反噬而中幼博幼博始復業墨以
其季君房行破大墨之奸供四方利
用也
今上冲秊入聖宸翰天藻上追
二祖

文宣之遺尚方進御萬機揮灑新藳稱良者三四家君房其選也方甲詭耴而妄承之以蠹仕林罔縉紳不自知其為聾斷為盜俠古有賤丈夫者未足賤矣夫新都故以墨名自唐始入
國朝二百餘年嘉靖為盛嘉靖中作者未易僕數君房擅場

聖鑒及之良有以耳奇觚氏何稱焉奇
觚氏利則翻蠅頭媚則掉狐尾聲則
假庽威忮則肆蠆毒施〻驕哆于皮
相依附于辥客其售奸作僞遂欲動
遐服罔王公大人乃識者則鐃辨焉
若墨譚紀中凡數十則畀其畧與糨
等邢侍御子愿之言是也近欲掩里

閉欺五尺童子如用之奸狀畢露若
性理小辯中大加醜抵詹太史東圖
之言是也兩君子皆賞鑒家大詘竒
觚氏敗度竒邪媿死無地而且譜之
圖之欲以信今傳後耳目誰爲塗抹
夫佹迹可斁而的然日亡本實可久
而裒然日著要以墨名家君房正矣

夫不有所掩則不見真不有所角則不名君房故近侍臣獲剡雲瀟之章九子三臺良足品試註誤屢載白且有曰將乘墨乘而出奇觚氏逺追舍矣司會之瀼美惡不嫌同辭而賛有專致余故賛君房墨而特著其事爲藝林誦之賛曰

豕豨兮煙膏麋鹿兮漆膠虎豹兮囊
韜蝌蚪兮畫猫龍蛇兮纇毫趙璧兮
自高周璞兮毋轂托墨苑兮久要珍
華衮兮餘褒
耽瑞山人江東之著

甘泉里人詹舜臣書

程君房墨苑贊

方外司馬亢心世滓睖茲淪蕰游于大白作濁世觀已迺而尚玄新都墨者以墨造爲稱曰在用能含惟緇能涅繄德之宅亦玄亦漠斯稱不悳墨之用世善矣司馬氏試測其外理闇然玄著覿其內光深而晦照其為余識墨因為之

賛曰

玄則尚白羲維守黑維執圓是式藻則
吻德羲維處嘿維藏室是則其發精而
囊豹文則蔚如含光而吐犀神則瑩如
是之謂墨之用而儒之徒墨乎儒乎世
以爲君房吾以爲罔象之珠

江夏丁應泰

[seal]

程幼博先生墨贊

今天下製墨盡出新安嘉靖間羅氏殫其工力以媚權相是時貴重比于黃金而幼博自少季即好是技神會其妙擲羅氏墨而賤之曰豈有人品汚下而技高者耶宜乎其止此也遂深得調煙合膠濾加以精密賞寄獨專無論在貨貿

之外且不徒欲獵名高而已者僚丸郢

斤稽琴阮絃有游戲三昧在焉其玄靈

一種寶異如夔鼎珠玉夸示異代矣㓜

博有節俠能文章至心雅逸其畀視權

門之隷也有由哉

宣州梅守箕季豹父

墨苑讚

爾惟玄詎測其然爾惟守

是以能久借於楮生需於

毛氏緯地經天厥績昌紀神

哉鴻臚不龜三昧篆縣神好

觸物連類質有其文宗工極
技法以之膏傳我腹笥

中吳薛明益

程君房墨贊

墨德何狀博大通人章章則智黰黯則仁靜涵顥秋動寫熙春用如散蕤成似傳薪能空所有不私厥身孔墨乃甘楊墨非倫君房落穆夙有勝因桐茁作耦烟膠為姻幻出萬恠驅彼百神香分鸖尾色並龍唇光能奪鏡

康或劌珣用之不冥藏之不塵重玄
同戶三昧通津漆如石如終古固存
彼人奴哉誰能效顰
吳郡外史氏馮時可撰并書

歙游紀實

余生平不解書解墨蓋猶受寶墨松煙諸製余家已試濾也安與鮮書者儻墨之難既而得君房非煙規橅視以為是工于餅者埒也復以潘鑒之趙當莊之賞試之以為是工于餅者所何以有是也則知寶之從辛丑[illegible]謁白岳訪所為君房者肅〻賓延不見其人得寥天一歸非莊所為寥天一也者謂是餘齋

易水之寥天一也者則逾實之甚且畫不忍
發所聽礳人色者越三歲甲辰讀書泮于田
別墅＝在潁水之陰始得交元靈氣方嚳雨
廻霽新雛喚聲出囪試礳一綫劉然鎔然交
鄉霜耶金壺汁耶覺紫雲橫吐研頭不堪駐
目迺要造君房人其室鳩工總吳越名流選
杵窖焚粤蒼液點漆搗膏臯酌而訓違之相
與膴臆論交不啻矯志崇淼者豈其脫略公

卿跌宕文史者與升上升下用其極而已極
則映帶千古動則萬禩君房之名天壤俱哉
谷掇公習番衡煤瀋而無膠瀋已竟鮮之至
不升挺烟錦囊所貯數十百家假令得必无
靈氣要當何如也奚李朱覲吾聞其墨不知
其人蘇長公吾聞其人不知其墨若君房者
吾始聞其墨而不知墨之禍既知墨之禍而
不知禍于墨之人游者再而今而後知其人

益知其墨之傳且知人實難余且知墨亦不易松蘿新茗狂猉洗宋研吸黟之液吕所目擊者書歙游紀實

秀水項德棻撰



江都崔一鳳書



